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拍毕业照

■ 和少波

一天下午,学校突然通知:明天早读时,九年级统一拍毕业照。得知消息,我立即给我们班请假的两个学生打了电话。拍毕业照,谁也不能少。同时,我还叮嘱孩子们,学校拍照后,我们班还要来一场自行组织的拍照活动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九年级的学生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在摄影师的指导和班主任

的组织下,整理好着装,依次排好队形,并邀请了学校领导、任课老师一起,在教学楼前拍了毕业照。

学校组织的集体照拍完,已经是第一节课上课时间了。看班上学生意犹未尽,我便将这节课与下午第三节班会课做了调换,我们班单独拍毕业照。

这次拍照,我想让学生有更好的心情去迎接中考。我举着手机,义务为孩子们当起了“摄影师”。摆什么造型、在校园的哪个地方拍,自然是学生说了算。有的孩子还换了漂亮衣服,把家里一些有趣的东

西都搬来做道具。

我先按全班同学、男生、女生、所有班干部、课代表、小组长这些类别,分别拍了合

影。然后,让学生自由组合,找最喜欢的背景去拍摄。

孩子们蹦蹦跳跳,穿梭在校园里每一个角落熟悉的地方,到处弥漫着他们的青春气息,一幕幕美好的回忆瞬间定格。每一张照片里、每个学生都那么可爱。尽管忙得满脸是汗,但为学生拍照,我无比快乐。

更让我高兴的是,孩子们纷纷邀我合影。这么近距离地与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,而且还是站在孩子们中间,我已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老师,俨然就是他们的大哥哥。尤其是那几个调皮的男生,或挤着我,或靠着我,或搂着我,就像一家人似的。

为了让孩子们尽快看到最好的毕业照,除了上课,我就是守着电脑,边摸索、边剪辑,

把一张张照片用唯美的画面、真挚的文字、动听的音乐制作成一部音乐短片。中午,我匆忙吃了碗泡面继续干,力求呈现最佳的效果。

第一节晚自习,我迫不及待地剪辑好的音乐短片在教室的白板上播放出来,全班一下子沸腾了。这一刻,3年的时光在彼此心中定格。孩子们看了一遍又一遍,就在我要关闭白板的时候,班长欣怡突然跑上讲台,笑眯眯地说:“老师,等一下,我们有礼物送给你!”说着,她快速点开白板上的一个新文件。

哦,那是孩子们用初中3年与我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做成的一段短视频。我明白了,这一定是孩子们“蓄谋已久”的吧。看着看着,我眼眶就湿润了,我竭力控制自己,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涌了出来。

老树新芽

■ 耿鑫田

城市的地铁日夜不停地奔驰,轰隆隆的声响撞击着耳鼓,也撞击着疲惫的心。一日,当我从这喧嚣的洪流里挣扎出来,拖着步子回到我那狭窄的出租屋,在门口发现了一个沾着泥痕的纸箱。是父亲寄来的小米。拆开箱子,一股浓烈的、带着阳光和泥土味道的香气扑面而来,霎时弥漫了整个卧室——它仿佛被赋予了生命,固执地挤开城市的浮尘,径直闯入我麻木的呼吸里,冲撞着这小小方寸之地。那气息如此熟悉又如此霸道,恍然间,我似乎看见父亲站在田埂上,身形微曲,仿佛一根深深扎进泥土的倔强老树根,固执地守望着属于他的那片土地。

父亲是被土地锁住的人。他的一生,像一棵注定长在田间的老树,将根系深扎于泥土。春播夏耘,秋收冬藏,不啻拔节的声音、风拂过麦浪的声响、虫鸣蛙叫的合奏,便是他生命的全部乐章。他佝偻着腰在田垄间挪移,如同拉磨的老牛,一圈一圈、一年一年,生命与汗水都融进了脚下的土地。记得我幼时随他下地,毒辣的日头下,他挥汗如雨,后背的衣衫紧贴着皮肤,润湿成深色的一片,汗珠顺着深如沟壑的皱纹滚下,砸进干渴的土里,瞬间便没了踪迹。我那时懵懂,只知那汗水是咸涩的,却不知它已无声地滋养了脚下的根脉,也滋养了我懵懂岁月里未曾懂得的坚韧。

而今,我被城市的喧嚣与逼仄牢牢缚住。我的天地被压缩在写字楼一方小小的格子间里,日复一日,耳畔充斥着键盘敲击的“噼啪”声和地铁列车疾驰而过的轰鸣。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我奔跑着,忙碌着,像上紧发条的钟表,一刻不停地摆动。然而灵魂深处,总有一片荒芜在悄然蔓延,如一块被遗忘的、干涸龟裂的土地,静默地渴望着什么。

父亲寄来的小米,粒粒饱满金黄。我抓了一把米在掌心,颗粒坚硬温实,微微有些硌手,仿佛还带着阳光晒过和父亲手掌摩挲过的余温。父亲弯腰在田埂间守望,目光粘在每一株沉甸甸的谷穗上,他是在点数着日子和收成。而此刻的我,正埋首于城市写字楼冰冷的格子间,双眼紧盯着屏幕上变幻的数字符号,点数着另一种生计。这分明是两片天地、两个世界,各自囿于自己的樊笼——父亲困于广袤而沉默的土地,我则囚于狭促而喧嚣的格子间。

当父亲寄来的小米在锅里沸腾,清甜的谷物气息随着水汽氤氲升腾,弥漫整个出租屋时,我忽然捕捉到一种奇妙的应和:锅里米粒翻滚的“咕嘟”声,竟与记忆中夏日风拂过故乡田野时禾苗舒展腰肢的簌簌声响,奇妙地重叠在了一起。那一刻,田埂上深深弯犇的守望者,与格子间里敲击键盘的奔忙者,仿佛都成了命运之手信意播撒的蒲公英种子——各自飘零,看似无依无靠,却终究会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土壤,然后沉静地扎下根去,默默地生长。

此刻,在城市的灯火下凝视着锅中翻腾的小米粥,每一颗米粒都像沉甸甸的铅字,在滚水中翻腾,搅动着岁月尘封的书页:泥土的浑厚与城市的拥挤,原来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。当小米粥倔强的香气顽强地冲破了空间的阻隔时,我才猛然彻悟:这锁链何尝不是我们各自生命赖以生长的根须?命运之风浩荡吹拂,父亲在田垄间日复一日地守候,与我在城市丛林中夜以继日地奔忙,原来都各自落入了属于自己的土壤——纵然相隔千里,却同为生命扎根、汲取力量的所在。

锅中的小米粥渐渐变得浓稠,粥面上悄悄凝结起一层柔韧的薄膜,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微光。我舀起一勺温热的小米粥,轻轻吹散热气,缓缓送入口中。那熟悉而黏帖的味道,带着土地深处的温厚与阳光的沉淀,瞬间在唇齿间弥漫开来,顺着喉咙,一路温热地流淌下去,仿佛有一股暖流,悄然注入了那灵魂深处曾觉荒芜的角落。这一碗来自故乡的小米粥,正无声地滋养着我飘摇的根须,也悄然弥合着那被城市脚步与故乡田野分开的双重空间。

■ 李本兰

榴花开欲燃

■ 徐泽燕

5月的风掠过高三学生所在的教学楼,楼前的布标猎猎作响,仿佛在即将到来的热烈季节奏响序曲。这风裹着晨露凝成的露滴,轻轻抖落在石榴树梢。那些蜷缩的花骨朵,像是被悄悄点燃的小灯笼,在某个静谧的深夜,一夜之间便在绿色的枝丫间次第炸开。火红色的花瓣层层舒展,如同孩子们藏不住的心事,张扬又热烈地铺满了整个春天的尾巴,为校园增添了一抹最动人的色彩。

清晨,天光还浸在墨蓝里,如同一块深邃的绸缎笼罩着大地。高三教学楼前的石榴树下,星星点点的诵读声已然响起,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晨星。露水顺着花瓣滴落,晶莹的水珠在晨读学生的书页上洒开淡淡的水印。有人背到动情处,声音不自觉地抬高,惊起栖息在枝头的小鸟。小鸟“扑棱棱”的振翅声与琅琅书声交织,唤醒了沉睡的校园,让原本寂静的角落顿时充满生机与活力。

此时的石榴树,像是那位每天早上最早到的老师,静静伫立在那里,聆听着孩子们的梦想。她用枝叶为孩子们遮挡着早上的雾气,用花朵为他们装点着奋斗的清晨。每一滴露水,都像是对学子的期许;每一声鸟鸣,都像是对学子的鼓励。

石榴花开得最盛的时候,也是高三学子最紧张的时刻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花瓣,在地砖上投下细碎的光影,宛如一幅精美的画卷。这些光影映照在学生专注的侧脸,他们或倚着树干,或坐在树下的座椅上,书本在膝头摊开,笔尖沙沙划过纸面,仿佛要将所有的知识都镌刻进青春的记忆里。偶尔有石榴花坠落,停在翻开的书页间,像是时光留下的书签,标记着这段拼搏的岁月。

有个扎着马尾的女生,总爱坐在石榴树下。她的校服领口被汗水浸湿,却全然不顾,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英语单词。阳光洒在她的发梢上,为她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。还有几个男生围坐在一起,低声讨论着数学难题,争论声惊落了儿朵石榴花,知识的火花也在这热烈的氛围中不断碰撞。

正午阳光变得炽热,仿佛要将大地烤化。然而,石榴花却愈发娇艳,在烈日的照耀下,满树的红花如同跳动的火焰,为埋头苦读的学子们送去一抹亮色。他们短暂地放下书本,抬头望着这绚烂的花树,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。这一刻,所有的疲惫与压力都在这火红的石榴花下悄然消散。微风拂过,带来丝丝凉意,让孩子们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放松。

暮色渐浓,天空被染成了绚丽的橙红色,仿佛是为这一天的奋斗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教学楼里依然有执着的身影,他们不愿辜负这美好的时光,继续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。路灯亮起,昏黄的光晕笼罩着这片小小的天地,给盛开的石榴花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。诵读声仍在继续,与此起彼伏的虫鸣应和,构成一首独特的青春夜曲。

那些被汗水浸湿的校服,那些写满笔记的课本,那些在石榴花下度过的日日夜夜,都将成为他们青春最珍贵的印记。

当最后一朵石榴花凋谢,高考的钟声也将敲响。这些在石榴树下奋斗过的孩子们,将带着梦想与希望,奔赴人生的下一场征程。他们或许会忘记那些做过的习题,或许会忘记那些背过的课文,但永远不会忘记在石榴花下度过的青春岁月,不会忘记那热烈绽放的花朵给予他们的勇气和力量。

而高三教学楼前的那棵石榴树,会在来年的5月,继续绽放如火的花朵,迎接又一批怀揣梦想的学子,见证一段又一段热血沸腾的青春。它就像是校园里的教师,默默守护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梦想。

光影中的时代记忆

■ 陈伟

自电影传入中国,已然走过120个春秋。这门跨越时空的艺术,忠实记录着时代变迁,也承载着无数国人的情感与回忆。今年,一票难求的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,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,让我再次真切感受到电影的无限魅力及其在国人心目中的独特地位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电影放映员是令人称羨的职业。大姑在去东北随军前,曾在家乡短暂担任过放映员。退伍归来的二姑父,也曾在我家附近的矿厂兼职卖过电影票。那矿厂规模不大,类似一座宽敞的四合院,中间的广场能容纳几百人,每到周末夜晚便会放电影。那时,干完农活的乡亲们早早吃完晚饭,便围坐在广场上,一边闲聊一边翘首等待电影开场。后来矿厂倒闭,乡亲们排队买票的场景,渐渐成为记忆中的画面。

小时候,谁家遇上喜事,诸如庆生、添丁、结婚或是新房落成,都会请放映队来放电影。在当时,这是最热闹、最隆重,也是最时尚的庆祝方式。我记得,走上十里山路去看电影是常有的事。没有月光的夜晚,大家便打着手电筒,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,前往邻村观影。我们这些小孩子满心好奇,那挂在树上或墙上的白色幕布,为何能“活”起来?

有一回,放映员将电影放映机和拷贝寄放在我家。夜晚缺乏娱乐的乡亲们,便怂恿我爸放电影。那时村里没有电话,无法及时征得放映员同意,我爸也怕弄坏设备,但经不住大家再三劝说。他小心翼翼

地打开放映机,仔细回忆大姑放电影的步骤。当晚,晒谷场上挤满了人,大家或坐或站,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影幕布,看得津津有味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乡下时常停电,人们便启动村里加工厂的柴油发电机或是谁家的拖拉机来供电。有时没有幕布,就直接把画面投到不是太白还有点凹凸不平的墙上。那个年代,大家并不苛求画质和音效,只要能看电影就心满意足。尽管条件简陋,乡亲们热情却从未消减,或许这便是电影的魔力所在。电影里的故事宛如一场场梦,让人沉醉其中。

上小学时,一听说要放电影,同学们便兴奋得如同过年。学校组织看电影主要有两种形式:一是请放映员到教室放映,全校师生集中在一间大教室,用厚厚的报纸或硬纸壳遮住窗户——那时的山村小学是没有窗帘的,我记得看过《雷锋》《赖宁》等主旋律教育影片。二是大家兴高采烈地步行五六里路,前往乡上的礼堂,观看《通天长老》《红衣少女》等通俗剧情片。那时,看电影是难得的享受,一学期大概只有一两次,但电影里的故事,如同一颗颗种子,播撒在我们幼小的心田。

六年级时,我在乡里的中心完小住校。学校在宿舍楼前挂起幕布,全校师生一同观看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。同学们边看边落泪,我伤心得看不下去,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继续哭,眼泪把枕头都浸湿了。电影中的母爱亲情,让我在泪水中体悟到爱的力量。

多贵。”我顿时一愣,突然意识到:是啊,明明上一搜就能知道的事,我为什么非要打电话问父亲?而且有好几次打电话,问父亲的问题,他也不能马上答出来,而是说我去问问,他去查查,然后再给我回电话。这样多费一些时间、多费一次力,其实大可不必。于是,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,我便直接上网搜索了,如怎么除衣服上的霉点,怎么洗小白鞋不发黄……手指一敲,答案立刻跳出来,比等父亲回忆、查资料再回电话快多了。久而久之,我也确实习惯了在网上搜索。

大三暑假回家时,父亲正在厨房忙着做饭,母亲拿着针线缝补着什么。茶几上的一本黑色笔记本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本子已经很旧了,边角都磨得发白。我拿起来,上面写得密密麻麻。“妈,这个是什么?”

初中毕业后,我到县城读高中,学习压力颇大,学校偶尔会组织同学们看电影。《花季·雨季》曾风靡一时,具体情节我已模糊,县城电影院设施也不是太好,但与同学们一同在电影院感受电影艺术的氛围,至今令我怀念,那也是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观影。如今,电影院的技术日益先进,观影体验越来越好,去电影院看电影已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。

今年春天,看到河南省人民大会堂“上午开大会,下午看《哪吒》”的新闻,我眼前一亮。这种亲民之举很接地气,也有效盘活了闲置资源,赢得了网民广泛点赞。这也让我忆起读研时,在湖南大剧院与两三千人一同观看《变形金刚》的场景。那份震撼至今难忘,当时我想,什么时候咱们中国也能拍出这样的特效“大片”?

十几年过去,我们欣喜地看到,一些优秀的国产片已逐渐超越好莱坞电影,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首选。从《战狼》到《哪吒》,从《流浪地球》到《长津湖》,这些国产佳作不仅技术上进步显著,更在故事内核上触动了国人的心灵,屡屡创造票房纪录。它们讲述的,是我们自己的故事,是我们自己的情感,是我们自己的梦想。

电影作为造梦的艺术,记录着我们的生活,见证着我们的成长,激发我们内心深处力量。正如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所呈现的那样,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努力拼搏,执著追求自己的梦想。而踏上新征程的我们,也将在中国电影的陪伴和鼓舞下,继续书写独属于中国人的奋斗故事。

呀?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,忽然觉得鼻子发酸。那些我以为随口一问的问题,在父亲那里竟成了需要郑重准备的大事。那些我以为搜索就能解决的疑惑,父亲却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,生怕回答得不周全。

我的眼眶湿润了,起身走向厨房。父亲正在切菜,案板上的青椒红椒排得整整齐齐,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。他听见脚步声,头也不抬地问:“兰兰,你在重庆上学,我特地给你弄了辣酱,饿了吗?饭马上就好。”“爸!”我声音有些哽咽,“我想学做红烧带鱼,你做的最好吃了,教教我吗?”父亲的手顿了一下,然后慢慢放下菜刀,转过身来。他的眼睛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明亮。“好,我教你。”父亲笑着说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答案,是搜索引擎给不了的。